

## 《建康实录》校勘二则

张 徽

《建康实录》，唐许嵩撰，是一部围绕建康城为中心而编撰的六朝史志。该书现今通行的版本有两个：一是张忱石校点本（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下简称“张本”）；二是孟昭庚等人的校点本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，下简称“孟本”）。两本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在校理工作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。但两本也存在明显不足，失校之处不少，今不揣浅陋，试举二例如下：

一、案，《晋书》：许长史生四子，第三子翊，字道朔。母陶氏早亡，亦得道，在洞府易迁官中。翊幼清洁绝世，研精上业，恒居茅山宅。太和中，《真诰》云：“后十六年当度东，华为上相青童，当侍帝农，受书为上清仙公，与希子并职北帝臣也。”侍中翊长兄揆，一名毗；次兄虎牙，一名融，并得道。揆孙灵真，又得道。梁高祖为于山别立祠真馆。长史本宅，梁天监十三年，立为朱阳观，今之紫阳观是也。宅南一井，即长史所穿。南一塘，郭朝筑，以雍柳名，曰公泉。案，《茅山记》：小茅山北有一山，名雷平山，山西北有上真人许长史宅。宅今为观，观前有真人灵坛。其山东北又接方隅山，山有燕口洞，洞下有官室，左方乙馆。《真诰》云：“许掾以太和五年于茅山北隐化，居此馆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按，此段是许嵩注文，张本与孟本仅运用对校的方法稍做整理，而未参考《真诰》等文献进行他校，因而此段标点、文字还有不少问题，今试整理如下：

“第三子翊，字道朔”，“朔”字南宋绍兴本<sup>②</sup>（以下简称“宋本”）作“翊”，已难辨认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“翔”<sup>③</sup>。《说文》：“翊，飞声。”按名字相通之理，作“翔”是。许翊是道家上清派宗师，《真诰》卷20亦作“道翔”。

“后十六年当度东，华为上相青童”，“华”当上属为句，“东华”即东华帝君，指东王父，又名木公，掌管神仙名籍。《太平广记》卷1“木公”条云“木公亦云东王父，亦云东王公……男女得道者名籍所隶焉”。“度东华”犹言入仙籍，如《真诰》卷12云“今（刘翊）度名东华，来在洞中，为定录右理中监”。

“当侍帝农”，“农”字当“晨”字之讹。晨通宸，帝宸指帝君的宫殿，“侍帝晨”指侍奉帝君之人，又为仙官名，如《真诰》卷1有“桐柏真人右弼王领五岳司侍帝晨王子乔”“青盖真人侍帝晨郭世干”。许嵩此注引自《真诰》，查今本《真诰》作“亡后十六年，当度往东华，受书

① 许嵩著，张忱石点校：《建康实录》卷9《烈宗孝武皇帝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262页。

② 参见许嵩：《建康实录》卷9《烈宗孝武皇帝》，“中华再造善本”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0年影印本。

③ 许嵩：《建康实录》卷9《烈宗孝武皇帝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湾“商务印书馆”，1986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128册，第355页。

为上清仙公，上相帝晨”，文字与此稍异，但“上相帝晨”与此“当侍帝晨”类似，此亦可证“农”乃“晨”之讹。

“与希子并职北帝臣也”，“希子”即谷希子，《真诰》卷5云“松子为太虚真人左仙公，谷希子为右仙公”，故“希子”下当加专名号。

“侍中翊长兄揆”之“侍中”费解，因许翊并未当过侍中。按陶弘景《许长史旧馆坛碑》云：“《真诰》云‘后十六年，当度东华为上相清童君之侍帝晨，受书为上清仙公，与谷希子并职。’君长兄揆，世名毗。次兄虎牙，世名联，并亦得道。”“与谷希子并职”后有陶弘景小注云“帝晨之仕比世侍中”。据此知“侍中”二字乃“侍帝晨”之注文。此处许嵩引《真诰》文盖转引自此碑文，转引时连同陶弘景的注文一同引入，后或脱陶弘景注文“侍中”前“帝晨之任比世”六字，以致文义混乱不通。

“翊长兄揆，一名毗；次兄虎牙，一名融，并得道”，“融”宋本作，考其字形当不是“融”，疑是“聯”。《真诰》卷20作“聯”，陶弘景《许长史旧馆坛碑》亦作“聯”。“毗”字《真诰》卷20作“𪔐”，陶弘景《许长史旧馆坛碑》亦作“𪔐”，“毗”或是“𪔐”之误。

“南一塘，郭朝筑，以雍柳名，曰公泉”，“名”字应是“谷”字之讹。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卷21即作“谷”。“柳谷”指柳汧（指沼泽），“以雍柳谷”谓（塘）是壅遏柳汧而成。《真诰》卷13陶弘景注云许长史宅前有水塘，乃壅遏柳汧水而成。柳汧又名柳谷或柳谷汧，《真诰》卷11引《名山内经福地志》云“伏龙之地在柳谷之西”，陶弘景注云“按今呼为柳谷汧者，其源出小茅后田公泉”。

“洞下有宫室，左方乙馆”，张本校勘记云“‘左’‘乙’两字各本皆缺，唯周钞本有，今据补”。按宋本两字作、，字迹虽然模糊，但上字仍可辨认为右字，然“右”字不辞，疑为“名”字之讹。下字应不是“乙”字，疑为“源”字。《真诰》卷14即作“方隅山下有洞室，名曰方源馆”。

二、裴子野曰：“《书》曰：‘虑善以动，动惟厥时。’若司马休之，动非其时也。天方厌晋，罔敢知吉，己虽欲得，无乃违天乎！五运无不亡之国，为废姓受朝，贤若三仁，且犹颠沛，而况豪侠哉！昔中原殄寇，道尽于时，四海争秦，岂徒系晋，得实存乎大义，故能遂荒南土，其兴也勃焉。至义熙，不异于是矣。而宋家支离，未忘前事，波逆越逸，祸将日寻，岂戡黎之伐弘少，将咎周之徒孔炽，兴废何其歇欤？”<sup>①</sup>

按，此是裴子野论司马休之文，文字错讹颇多，不可卒读。张本、孟本仅勉强标点，未做任何整理。按此文引自裴子野《宋书》，此书亡佚已久，幸有唐赵蕤《长短经·霸图》引裴书此文，文字虽小有异同，但文通理畅，对此段的整理有重要参考价值，其文为：

裴子野曰：“《书》称‘虑善以动，动惟厥时’。若司马休之之动，非其时。天方厌晋，罔敢知吉，己虽得众，能违天乎？五运推移，无有不亡之国，为废姓，处乱朝，贤若三仁，且犹颠沛，而况豪侠者哉？昔中原殄灭，衣冠道尽，于时四海争奉中宗，岂徒系于

<sup>①</sup> 许嵩著，张忱石点校：《建康实录》卷11《高祖武皇帝》，第378页。

晋德，实大有礼义，故能遂兼南国，其兴也勃焉。至于义熙，不欲异于是矣，而宗室交流，未忘前事，波逆越逸，祸败相寻，岂龔黎之伐弘多，将咎周之徒孔炽，不达兴废，何其黯欤？”<sup>①</sup>

今据《长短经》此文，试校该段如下。

“昔中原殄寇，道尽于时，四海争秦，岂徒系晋，得实存乎大义，故能遂荒南土，其兴也勃焉”句，“秦”“荒”“得”三字尤不可解，“秦”“荒”应为“奉”“兼”之讹，“得”通“德”。如此当作“昔中原殄寇，道尽于时，四海争奉，岂徒系晋得，实存乎大义，故能遂兼南土，其兴也勃焉”。此谓昔日西晋末年中原沦丧，士族道尽，四海争奉（中宗司马睿为帝），哪里仅仅因为晋有德行，实际是因为大义使然（因为司马氏毕竟是当时的皇族正统），司马睿因此才能并兼南土（建立东晋），勃然兴起。

“至义熙，不异于是矣。而宋家支离，未忘前事，波逆越逸，祸将日寻。”按此处讨论东晋义熙年间司马宗室之事，因而“宋家”二字定当有误，“宋家”应是“宗室”之讹，指司马宗室，即司马休之。“波逆”应为“波进”之讹，“波进”指逃跑，如《宋书》卷74《臧质传》：“（臧）质国戚勋臣，忠诚笃亮，方当显位，翼赞京辇，而子弟波进，伤其乃怀。”如此此句当作“至义熙，不异于是矣，而宗室支离，未忘前事，波进越逸，祸将日寻”。意思是至东晋末义熙之乱，不异于西晋末年之乱，而东晋宗室离散，未忘记中宗司马睿据南方中兴之事，四处逃逸，却祸败相继。当时晋宗室司马休之，先逃奔南燕慕容德，回晋后兵败于桓振，后又为刘裕所破，逃往后秦依附姚兴，其经历真可谓“波进越逸，祸将日寻”。

“岂戡黎之伐弘少，将咎周之徒孔炽”。“少”字《长短经》作“多”，按《建康实录》作“少”，似是。“戡黎”语出自《尚书·西伯勘黎》，商末西伯周文王“戡黎”（战胜黎国），“殷始咎周”（殷之大臣始恶周）。此处裴子野将刘裕比作周文王，因刘裕有平定桓玄之功，《宋书》卷2《武帝纪中》云刘裕“内累戡黎之伐”，又将司马休之比作“咎周”的殷臣。“岂戡黎之伐弘少，将咎周之徒孔炽”谓难道像刘裕那样戡乱之伐历来太少，或者像司马休之这样咎周的殷臣又太盛。咎周的殷臣不明白殷废周兴的道理，司马休之也不明白晋废宋兴的道理，故下句云“兴废何其黯欤”，“黯”字不通，乃“黯”之讹，“兴废”前又脱“不达”二字，“不达兴废，何其黯欤”谓司马休之不明白宋兴晋废的道理，何其愚昧糊涂啊。此句乃呼应上文所云“若司马休之，动非其时也。天方厌晋，罔敢知吉，己虽欲得，无乃违天乎”，是裴子野认为司马休之失败的原因是不达兴废，动非其时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<sup>①</sup> 赵蕤：《长短经》卷4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湾“商务印书馆”，1986年影印本，子部，第155册，第91页。